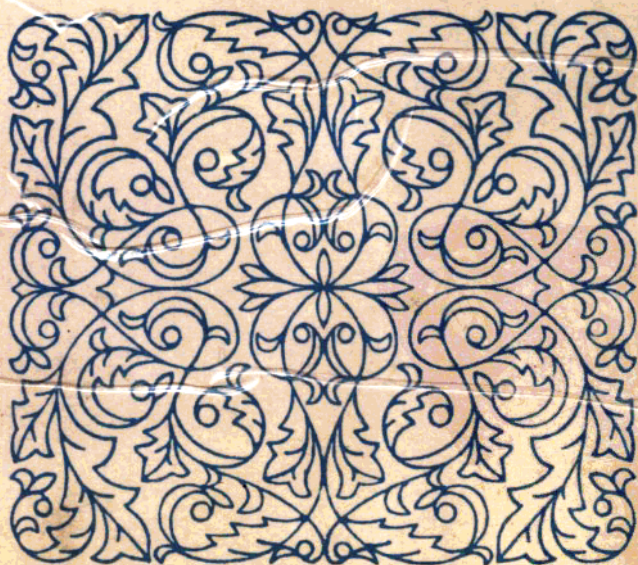


第四編

• 39 •



序

這裏所輯錄的，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文化建設運動委員會由三十年起按週在中央團部舉辦青年文化講座，聘請各專家學者主講各項有關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問題講演紀錄的一部份。

在八年的抗戰當中，我們深切體驗了文化力量的偉大；在建國工作真正開始的今天，更誰都明白文化建設的重要。領袖早就訓示：「我們所要建設的，是國防經濟文化三體合一的新中國」。沒有了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做基礎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

倘若這一本論叢的出版，能夠對戰後的文化建設有所貢獻，我們就感到滿足。

鄭彥棻 卅五年三月於重慶

文化建設論叢第一輯目錄

序

論民族哲學……

馮友蘭（一）

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

錢穆（五）

戰後世界和平機構……

胡世澤（二七）

從經濟地理立場推測未來世界……

胡煥庸（四五）

東北的新地位……

李旭旦（五三）

新聞自由與世界和平……

馬星野（五九）

認識蘇聯……

邵力子（六九）

現階段的英美蘇關係……

陳石孚（七七）

中法青年與中法文化關係展望……

桂博（八九）

印度問題……

譚雲山（九五）

社會建設問題……

言心哲（一〇五）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

陳伯莊（一一九）

吾國文化與經濟淵源	楊蔭溥(一二八)
中國歷史之輪廓	黎東方(一三九)
現代化	錢端升(一五七)
命運新解	陳雪屏(一六九)
我國青年心理的危機	蕭孝嵘(一七七)
戲劇與青年教育	曹 禺(一八七)
論戲劇	吳祖光(一九一)

論民族哲學

馮友蘭

我們近來常聽見民族哲學，民族文學，民族工業等名詞。這些名詞究竟有何意義？有人謂某國文學是古典派，某國文學是浪漫派，某國哲學為理想派，某國哲學為經驗派，說未嘗不可這樣說，不過依愚意並不盡妥當。不過在說民族工業時，與說民族文學、民族哲學之意謂不同，前者所言民族工業並不包含某民族之工業與另一國不同，但言民族文學、民族哲學則包含某民族之文學或哲學與另一民族不同。但此所謂之不同並非如前述之理想派經驗派等分法。其不同另有不同的地方。

某民族文學必用其本民族之語言為表達工具，其本民族之語言文字均有「不可翻譯」之特點在。何以不能翻譯？因語言文字是表達觀念的，在最理想之語言文字中，每一字僅表達一個觀念，但如此則字要太多在實用上太不方便，故在實際上，無論在那一種語言文字中，一字可以表達許多觀念，如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道」字初意僅為「道路」之意，但後來又有「道德原理」「宇宙原理」等意，在翻譯時則無法在另一民族語文中找出一個字，也同樣代表這許多觀念。在哲學上通常一字表一義，翻譯困難尚較少，文學作品則不然，文學作品中，一字除表面代表一種意思外尚有一種暗示力，使不同讀者有不同之聯想，使其意義豐富。又有些文學作品中之技巧

與其所用之語言文字相聯者，此種地方絕對無法翻譯，如中國之駢偶文體。無民族科學，而有民族文學者其故在此。

科學研究在利用各種工具，工具可以時常進步，如望遠鏡和其他理化儀器均隨時進步，工具進步科學亦進步，近代科學研究工具與希臘時代便大不同，近代的科學與希臘的科學亦大不相同。研究哲學則不能用任何工具，所靠者爲人類之智力，人的智力古今相同。所以近代的哲學與古代的哲學不能大不相同。故講科學可以不管科學史，而講哲學則非先講哲學史不可，無論那一時代的哲學都是接着哲學史講的；接着那個哲學史講？如純是研究哲學，固可不拘，接着任何哲學史講均可。但如目的當在團結一民族，則必須接着本民族哲學史講，但此地並非說某民族哲學必內容爲何種派別始可，而是接着本民族哲學史講。接着講並非照着講。照着講只是講哲學史而非講哲學，照着講只能以前人之說爲依歸。反之，接着講則可以反對或推翻。某人之說接着某民族哲學史講，則必接用某民族哲學史中的名詞，這些名詞對於某民族的可以引起一種情感。如中國哲學中之「道」「太極」等名詞，對於中國人可以引起一種情感，這種情感對於民族的團結有很大的功用，這些字都是不可翻譯的，此種情形與民族文學之不可翻譯之情形相同。

所以中國現在需要一種民族哲學，即接着中國哲學史講，不限定其內容爲何種派

別，其中運用之各種名詞，有一種團結民族感情的力量。本人現在講哲學，就是接著中國哲學史講，有許多人誤會本人的意思，以為本人復古，並將所有舊理學之弱點流弊，均加上本人所講「新理學」的肩上，以為本人之「新理學」即是「舊理學」此是由於誤會接着與照着之不同而然。這是要請大家注意的。

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

錢穆

我們先問一句，什麼叫做文化呢？文化這兩個字，本來很難下一個清楚的定義，普通我們說文化是我們的一種生活，各方面的生活總括起來，就可以叫他做文化；這個生活，如果將一個時間性加進去講，那就是生命。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有他的生命，這生命就是他的文化，這文化也就是他的生命；如果國家民族而沒有文化，那就等於沒有生命；如果他的生命沒有意義，或者是沒有價值，那也就是說他的文化低下；生命的意義高，價值大，他的文化也就崇高了。因此，所謂文化，必定有一段時間上的意義在內的；換一句話說，所謂文化，是有他的歷史意義在內的。文化並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這平面，這大的空間，再加上時間性，那就是民族整個的生命，也就是那個民族的文化。所以講到文化，我想應該用歷史的情況來講。

什麼叫做中國文化呢？要解答這個問題，不單要用哲學的眼光，而且更要用歷史的眼光。中國文化，乃是一個傳統，是一線而下的，已經有了五千年的歷史；這就是說，我們國家的生命已經綿延了五千年了。但是這五千年生命的意義在那裏呢？他的價值在那裏呢？這好像問一個人活了五十歲，他這五十年生命的意義在那裏？價值在那裏呢？要答覆這個問題，不外要去問看他過去五十年中做了些什麼事情，對於社會

，對於國家，對於人類有點什麼貢獻，他將來還有前途沒有。我們就同樣的用這種方法去回看中國這民族這國家五千年來做了些什麼事情，他想要向那一條路跑。我們一個人，每日起居生活，必定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義：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天天這樣操作，他必定有一個計劃，如果到了他所處的環境很舒服很滿意，對他的計劃感到了滿足的時候，那麼他又將生出另外的一個想像。中國近百年來所遭遇的環境，受人壓迫，任人蹂躪，可謂苦痛已極，假如有一個時候中國是處在獨立自由、國勢興隆，幸福康樂的環境之下，讓中國人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過着日子，那麼這時候他又將作怎樣的打算？他又想做些什麼事情呢？要解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就要看中國文化是向那一條路上走的。中國現在不自由，不平等，國勢衰弱，遭人壓迫，事事都跟着人家跑，難道說中國五千年來都是跟着人家跑嗎？就是跟着人家跑，他的心目中就真的沒有一條路線嗎？一個人，在他的生命中，必定有一個希望，有一個目的，如果沒有希望，沒有目的，那麼他的生命就毫無意義了；國家的情形實在也是一樣。我們中國已經有了五千年的歷史，然而他到底是往那一條路上跑的呢？這是我們要明瞭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他跑了沒有？跑到了沒有？他的跑停止了沒有？這就是我們常常說的中國的文化停了沒有？死了沒有？我現在就想要用歷史的觀點來講明中國民族他想要往那條路跑，他已經跑了沒有，跑到了沒有……這些問題。一個人總有一個計劃

，他打算着怎樣去做；計劃滿足以後，也就中止不前了，這時候，他的生命便告一段落了，即使他不一定就會死，但也就毫無意義了。民族也有他的一個希望，希望如果達到，他就不會再往前進，如果他的希望根本就不能達到，那就等於妄想，毫無意義。我們中國是有一個希望，有一個目的的，而且如今他這個希望這個目的還未達到；我們現在就要看他到底跑了沒有，如果是已經跑了，那麼是進步了呢，還是停住了，還是轉了方向，還是不再跑了。我今天講這個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就是這個意思。我講的雖然是歷史，但是可以使現在的人了解中國現在的地位，和他將來還有前途，有希望沒有。

這一個問題，換一句具體一點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我們要寫一本中國文化史，究竟應該分幾期來寫呢？歷史本來不能分期，好像一條水流樣的不能切斷，也像人的生計樣的不能分割，但是我們往往說一個人一生可以做幾個時期，像說某人第一個時期是幼年在家庭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青年在求學時期，第三個或者是從事革命時期……第四個是什麼時期，第五個是什麼時期等等，我們應該先將他這樣的分成幾個時期，再看他希望做些甚麼事情。我也想將中國分成幾個時期，看他循着那一條路上走。分期本來很難，先要看準了他的路線然後才能決定怎樣去分。我個人想將中國文化從有史起到現在止分為三期，秦以前為第一期，秦以後直到唐朝為第二期，宋朝到晚

清爲第三期，至於現在則是第四期的開始。這樣的分法，我想諸位無論是學歷史的或者不是學歷史的都會感覺到這就是一般普通的分法。我們普通講學術思想，大都說秦以前的學術思想最發達，到漢唐兩代，則是政治武功以及社會經濟都有卓越的表現，宋代以後，便都逐漸衰落，遠非昔比了。我也聽到一般講學術思想的人說，秦以前的學術思想最發達最好，秦以後就衰落就不好了，又有些人說漢唐以前的政治和社會都很有成績，而唐以下宋元明清各代就都不成了。由這裏，可見普通一般人大都將中國歷史分成這幾段的。

說到中國的文化，如果要拿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來和他比較，動作一種很粗淺，很簡單的比較，我想最好是與歐洲文化作比，至於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現在都已消失。他們的的生命似乎沒有什麼力量，因此也沒有很長的歷史，祇是在某一段時間的內輝煌騰達，不久便即消滅，猶如曇花一現，不能久遠。能夠長時期在奮鬥在前進的，祇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歐洲，可是這兩者互作比較，那就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歐洲的歷史，從希臘開始，接着是羅馬，接着又是北方蠻族的入侵……輾轉變更，直到今日歐洲的情勢。他們這種情形，好像唱一臺戲，戲固然是一本戲，但是那些角色却不是從頭至尾由一個人扮演的。我從前曾引一個譬喻，說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比較，好像兩種賽跑，中國文化乃是一個人作長時間長距離的跑，從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這一路下來都是中國人，秦漢唐各代也是中國人，宋元明清還是中國人，現在仍然是中國人。西方歐洲文化則像接力跑，一面旗從一個人一個人手裏依次傳遞接續去跑，由希臘人傳給羅馬人，由羅馬人傳給北方蠻族……現在傳到拉丁條頓民族的手裏，拉丁條頓民族跑完以後，說不定將來會由斯拉夫民族接着來跑。而且他們這面旗，也並不是自己原有的，而是由埃及人的手裏拿來的，所以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不同之點，第一，就時間性來說是不相同的，他們都跑着圈子，中國文化好像由一個人繼續不斷地一圈一圈的跑到底，而歐洲文化則等於接力跑。每個人跑一圈，每一圈所跑的人都不同。第二，就空間來說兩者也是不同的，歐洲的文化，起自希臘雅典，由這個文化中心，向四周發散，後來希臘衰微，羅馬代之而興，文化的中心便由希臘搬到羅馬，由羅馬再向四周發散；歷史演進，文化中心從一個地方搬到別一地方，再搬到另一地方，到近代歐洲列強並立的時候，文化中心也就分在巴黎、倫敦、柏林……等等地方，再由這幾個中心向四周發散。所以西方人的文化，是由一個中心點向各方面發送出去的，而且這文化的中心，是一點傳一點的，這種情形，會發生一種毛病：這就是常常發生中斷的現象，在這裏告了一個段落以後，然後在別處再重來一個。中國文化則很難說是一點傳一點的，我們不能說中國文化是由山東傳到湖南，由湖南傳到陝西，由陝西傳到江西，由江西傳到江蘇。所以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不同的

有兩點，第一是在中國文化像一個人自始至終老是在跑圈子；第二則是中國文化一擺就擺在一個大的地方。關於第二點，在古代也許難以說明，但是到了春秋時代，文化已經很明顯的平均地擺在中國的大地上了，試看當時各國散處各地，而文化水準都很高。我們不能說漢都西安，文化就以西安為中心，向四面發散，也不能說宋都開封，文化就以開封為中心，向四面發散；不過中央政府所在的地方，文化比較集中而已，絕不是說文化就以那裏為中心，向四周散佈的。所以中國文化乃是整個發生的，自始就滿佈大地，而歐洲文化則係由一點傳一點的，像希臘文化中心到羅馬文化中心，再到東羅馬文化中心；西方文化可以有幾個中心，中國的文化則難說有中心，我們很難說某一省是中國文化的中心。西方文化可以分做幾段，中國的文化却不能分，西方的文化可分為地域性，中國的文化則沒有地域性，像有幾省根本沒有做過政治的中心，但是始終仍在整個大文化圈之內。這種比較，是從外面看的很簡單很粗淺的比較。為什麼我們要拿西方文化來相比呢？因為這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們自己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了。

我現在想由外面形態講進去一步，這就是講到中國文化的意義在那裏。中國文化，開始就擺在一個大範圍上面，易經上說的：「可大可久」，中國人腦子裏對於生活的希望也是可大可久，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中國是世界之一國，中國人種是世界人種

中的一種，如果用現在的眼光去看秦代以前的生活，我們往往罵他們閉關自守，罵他們和外國老死不相往來；這種論調，祇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他，那就會知道幾千年前那些人對於這幾千年後的咒罵，他們是不能接受的。當時一般的感覺，對於中國這塊土地，並不認為是一個國家的土地，而認為他就是天下，就是世界；當時的所謂國家，乃是齊、楚、燕、趙、韓、魏、秦……等國，這些國家合起來就成為天下。我們不要輕看當時那些所謂國家，他們都是很有歷史的，像衛國，他國土雖小，却是最後亡於秦國的，計有九百年的歷史。我們看現在世界各國，除了中國以外，那一國有九百年歷史的？其餘像楚、燕、齊……諸國，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歷史，在現在人的腦子裏，一個國家有八百年的歷史，實在太長了；中國當時的四境，或臨大海，或隔高山，或接沙漠，這些地方，都不是中國農業文化所能達到的。中庸上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是秦初統一時人的話，這在當時，實在認為已是一個天下了。當時的人認為整個中國版圖以內的一切地方，就是天下，就是世界，至於版圖以外的地方，因為能力一時難及，祇好擺在一旁，慢慢再說；好像現在歐洲人對非洲和南美洲有些地方，因為力量還未能達到，便暫時擱置一旁，慢慢再說一樣。所以當日中國人的心理，和今日西洋人的心理，實在相差不遠，祇是當時交通情形差得稍遠而已。在那個時候，

中國已經成爲一個大的單位，那時祇有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所謂中國，就是中國人所包括的整個文化區域；他們以爲這就已經達到了世界，天下的觀念。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都是中國人理想中的一種人類社會，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就是中國文化的理想。中國文化是人類主義的，世界主義的，他並不祇想求得一國的發展，也不妄想一步一步的向外擴張勢力，像羅馬，像現在一般壓迫主義，侵略主義者的西方國家一樣。以上所述，是就中國文化觀點籠統的說來，如果要具體一點去講，可以舉幾個例。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遺族宋國的貴族，後來逃往魯國；孔子的一生，就沒有狹義的民族觀念，他從沒有提過滅周復商的口號；他也沒有狹義的國家觀念，他並不對魯國特別忠心。他更沒有狹義的社會階級觀念，他祇要行遺於天下，行道於全人類，所以孔子實在是一個人類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又像墨子，我們不知道他的出身，但他也像是沒有狹義國家觀念的。至於老子莊子，那就更沒有所謂國家觀念了。我常常說，在春秋以前，學者之有狹義的國家觀念的，總共祇有一個半人，這一個是楚國的屈原，當時很多人對他說：楚王既然不聽你的話，你大可以離楚他去。但是他是一個楚國的貴族，他無論如何都不肯離開楚國，楚王不能用他的話，他便投江自殺，這可以說是一個有國家觀念的人。另外半個則是韓非，但是他後來到秦國以後，意志就不堅定了。所以到秦朝爲止，當時一般的學術思想，都是抱着一種天下的觀

念，都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修身齊家治國，最後就是平天下。這個理想，到秦始皇的時候，已經實現成一個天下了，所以中國文化開始就普遍的擺在一個大地上，交通所達，彼此都相親相愛，結合在一起，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個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類和平幸福的社會。這種世界觀念，又和西方耶穌教祇講未來境界，所謂天國，而不注重現實的絕不相同；中國文化孔孟諸子的宗教是現實人生的，不是出世的。我認為中國到秦朝已經到了這個境界，至於四周外族，不能接受我們的文化的，我們一時且不理會他，至其和我們相處得來的，我們都歡迎他到我們的疆界裏來和我們一起生活。雖然那時候還有化外蠻夷，但這是因為中國農業文化還沒有方法推進到沙漠，草原，高山等地帶裏去，他們的文化不同，沒有辦法接受中國文化。總之在秦朝以前，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期，在這期裏面，中國已經有了很崇高的理想，已經有了世界大同 天下太平的世界觀念。

到了第二期，秦漢隋唐幾個朝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面。這便近於現世所謂民族國家的理論。秦以後，兩漢隋唐，最成就的事業是政治與社會。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我們總覺得中國到現在為止，學術思想方面還超不出先秦，政治社會方面還超不出漢唐。漢唐這一段，本來很難講，如今我祇簡單的說一些。一般人往往說中國過去是君主專制的